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王晓毅

内容提要 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衰落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后的城乡分工,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产的空间,产业的单一和社会生活的缺乏排挤了乡村居民,造成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乡村生活重建首先需要有居民居住在乡村,但不能通过人为地设置障碍来阻止乡村人口外流,只能通过加强城乡融合,建立城乡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让乡村成为乡村居民而非单纯农民的生活空间;其次,乡村生活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单纯的农业产业发展不足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找回乡村社会;第三,乡村生活是乡村的,因此要避免复制城市生活。近年来出台的针对三农的政策,需要在重建乡村生活的视角下,重新加以审视,避免农业兴而乡村衰的政策和经验。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生活 城乡分工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9.01.006

近代以来,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乡村衰落的问题,尽管导致乡村衰落的原因不同,表现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乡村人口的流失和乡村生活的无法继续。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造成乡村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更加剧了人口外流,不但贫困乡村的农民大量外流,即使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乡村人口也仍然在外流,单纯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提高并没有阻止乡村人口的流失。乡村人口外流和乡村生活的崩溃互为因果,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失,乡村生活失去了基础,乡村生活功能弱化,同时没有了生活的乡村,人口外流更加严重。

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使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生活的地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8年两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将来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田园风光。农村将

来会成为稀缺资源,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①农业部副部长韩俊在解读乡村振兴的时候也提出,“叫乡村振兴,为什么不叫农村振兴?一字之差,‘农村’更突出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乡村振兴’更突出地域概念,不光是农业,乡村不能只搞农业,而且乡村今后也不光是农民生产生活居住的地方。”^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重建乡村生活空间。在乡村,既有多样性的产业,也有多种职业的居民,人们居住在乡村是为了生活,而非仅仅是做农业。

乡村衰落的动力机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全球各地都普遍出现了乡村衰落的现象,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迅速减少,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南美、亚洲和非洲,农村人口的减少也越来越严重。^③与乡村人口减少同时发生的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瓦解,乡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在工业革命之

前,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乡村不仅有农业,而且有加工业和文化产业;乡村不仅仅生产物质财富,同时也是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早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因为土地被圈占,农民在乡村无法生存,开始了向城市的迁移。波兰尼在谈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曾经指出“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④直到今天,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不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民因为贫困而向城市流动,甚至在工业革命早已完成的欧洲,农民的生活虽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农村人口仍然在减少。^⑤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现象,随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外出打工并不一定意味着乡村的空心化,^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出农民的汇款恰恰支持了乡村生活。中国乡村的空心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被广泛关注。^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乡村生活得到改善。典型的如农民的房屋,大多是通过外出务工挣钱修建起来的,20世纪的80到90年代曾经出现过农村建房的热潮,一些传统的乡村文化活动也重新浮现,收入增加使乡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到了21世纪,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却越演越烈,乡村衰落的迹象越发明显,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固定在城市,年轻一代农民越来越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不再羡慕乡村的新房,更希望在城镇有个单元楼房。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举家进入城市,乡村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乡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流失相伴生的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匮乏,乡村的互助和集体活动都因为空心化而日益衰落,乃至有的村庄感叹“老人故去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⑧

乡村衰落首先表现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人口减少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的问题,按照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这意味着农村人口只占42%。尽管42%的人口仍然是一个庞大人群,^⑨但是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乡村提供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农民在农村生活和就业的希望也越来越弱。尽管有研究表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村人口外流

的速度会减缓,但是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数量减缓的速度,而是乡村是否能够留住劳动力,并给他们提供机会。如果说在20世纪后期,乡村人口外流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留在乡村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入城镇才能找到就业。乡村的人口不仅仅是留下多少人,更是留下什么人的问题,当主要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市以后,只有老人被留下来,乡村就会持续地衰落。

其次,乡村的生产功能弱化。乡村社会曾经被描述为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这种描述有把乡村社会简单化之嫌,但是乡村的产业是以服务乡村的需求为主要目的,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比如农民家庭消费的主要食物来自家庭生产或地方的市场交易,从而满足乡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因为乡村的产业首先要服务于当地居民,因此是多样性的,包括了种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等许多行业,而且在每一个行业内也是多样性的,种植业会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农民家庭的不同需求,手工业也适合当地需要分成许多行当,如铁匠、木匠、瓦匠。多样性的产业是为了满足当地的社会需求。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乡村成为单纯生产农产品的地方,以满足城市市场为第一目标,由此导致乡村的生产功能日趋专业化,非农产业逐渐消失,而农业也集中于单一品种的生产,乡村产业对乡村的服务功能日趋减弱,农业完全由外部市场支配。生产功能的弱化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土地抛荒或生产难以为继,即使一些乡村地区发展了现代农业,这些产业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并不密切,甚至出现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挤。^⑩

乡村衰落的表现之三是乡村社会生活的解体。在乡村人口流失以后,乡村的公共服务、公共秩序和社会组织化水平明显降低。因为学生数量下降,乡村学校难以为继,而学校的撤并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的迁移,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因为子女上学而迁移到城镇;不仅是学校,与农民生活相关的各种制度也都在衰落,比如服务于本乡本土的乡村商业很难存活,乡村的娱乐大幅度减少,乡村的节日和仪式也日渐弱化。其次,在乡村主要劳动力离开乡村以后,乡村的正常社会秩序已经难以维持。由于村庄中大量青壮年常年在外,没有人能够制约村庄的掌权者和地痞流氓,造成部分村庄掌权者变成恶霸,而地痞流氓的势力大

增;乡村的各种组织或者解体,或者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所谓的原子化乡村恰恰反映了乡村社会组织化水平的降低,在空心化的村庄中,社会组织很难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一个有青壮年劳动力的村庄,“老人会”可以发挥权威作用,但是如果村庄中只剩下老人,“老人会”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如此普遍存在的乡村衰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随着人口增加,乡村人均资源减少,由此引起生活困难,造成农村劳动力外流,越是贫困地区人口外流可能越发严重,这似乎是在说明,乡村资源不足是导致人口外流的原因。但是我们看到,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以后,人均占有资源大幅度增加,但是人口外流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因此,资源不足虽然是乡村衰落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次,乡村土地破碎,农场规模小,农民收入低也是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因此需要扩大农场规模,这必然导致部分农村人口外流。但是农场规模扩大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乡村居民外流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乡村几乎成为无人区,除了少数孤零零的大型农场之外,大量房屋被空置,甚至整个村庄完全没有人居住,过去的农田也变成了无须看管的林地。即使这些农场规模已经足够大,但是农业本身并没有带来更高的收入,许多农场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农业补贴。

如果说早期乡村人口外流是因为城市就业和收入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在缩小,甚至农民的收入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在这种背景下,乡村人口外流就不仅仅是因为就业和收入,而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少数乡村青年即使在城市没有就业,也会聚集在城市中,享受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乡村提供了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经济活动,也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但是近代以来,农村的生活被认为是落后或封闭的,城市生活被看作是现代的,因而城市生活更吸引人。在“贱农主义”^①的影响下,乡村生活不再吸引人,乡村生活的衰落和乡村人口的减少互为因果。

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城乡差别,马克思将城乡差别的产生归因于工业革命以后城乡的分工,尽管城乡对立由来已久,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而农业的机械化则排挤了农村劳动力。^②工业化将市场和效率的逻辑带入到城乡关系中,从而将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改造成作为农产品生产空间的农村。市场逻辑和效率逻辑重塑了城乡关系,在市场逻辑下,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产的空间,农业生产的目标就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乡村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和服务都因为效率低而被城市所取代。多样性的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被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单一农业所代替,乡村教育、乡村文艺也因为效率低而被城市的学校和娱乐所代替。除了生产农产品以外,乡村所有的需求都要依靠城市来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如何不衰落?因此,乡村衰落是因为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已经不在,乡村只是作为农副产品的生产场所。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的衰落是因为作为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乡村被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所替代,那么乡村振兴也就不单纯是农业的振兴,而是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重建乡村生活空间既是乡村振兴的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目标。重建乡村生活空间首先意味着乡村要成为吸引人生活的地方,有了人的生活才有乡村的振兴;其次乡村要以服务乡村居民生活为发展目标,乡村振兴的目的在于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乡村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如何重建乡村生活空间,所以说乡村振兴的深刻内涵就在于使乡村成为居民生活的空间。

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首先要建立城乡双向的人口流动机制。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人口流动就是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不仅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且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乡村因为缺少就业机会和乡村生活的消失而留不住人才,成为“城里人”是许多农村人的梦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采取了严格的

措施限制城乡人口的流动,但是随着农村的改革开放,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开始松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就成为一种潮流。如果说20世纪后期,对于农民来说,城市还是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入城市还有许多制度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到了21世纪以后,进城几乎成为大多数乡村青年的唯一选择。在农村留下来反而比进城更加困难,上学、经商、打工,为不同层面的农民提供了流动的渠道,大量人口外流造成了乡村的衰落。乡村振兴必须转变这种人口单向流动的格局,建立城乡双向人口流动的机制,不仅要吸引外出的农民返乡创业,也要吸引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这就需要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乡村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有针对性地解决返乡农民创业和城市人口下乡的制度障碍。

重建乡村生活需要改善乡村物理和社会空间。在20字方针中,兼顾了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改善。在一些作家笔下,乡村有着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和谐的社会秩序,像是桃花源一样,尽管这种乡村也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大量乡村经济贫困、社会纠纷不断且生态环境严重恶化^⑬;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乡规民约在发挥作用,保持了乡村生活的和谐,但是更有许多地方的乡村秩序被破坏,乡村原有的团结和互助荡然无存。发展给乡村带来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一方面大量青壮年人口外流造成乡村内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格局被破坏,另一方面也因为外部各种势力进入乡村并进而干扰乡村的社会秩序。乡村的生态环境恶化也类似,一方面是因为乡村居民为了维持生存而破坏性地利用资源,过量砍伐树木、大量放牧牲畜或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来的资源开发,采矿、高污染加工业或森工企业采伐树木等,加剧了乡村环境的恶化。发展给乡村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乡村需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以创造一个与城市不同的生活空间,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城市化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因此,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是重建乡村生活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生态宜居意味着乡村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这种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是不同的,要体现乡村的自然和平衡。乡风文明意味着乡村社会

的文化和规范仍然是健全且能够发挥作用的,治理有效意味着乡村能够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实现各方力量的均衡和相互制约。

乡村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改善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一方面因为城市人口密集,改善基础设施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乡村分散,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较高。一些地方通过城镇化和村庄合并来增加乡村人口居住密度,其中就有对基础设施投入成本的考虑,同样的基础设施投入,在人口稠密地区可以覆盖更多的人口。政府对城市的政策倾斜是乡村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的更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都投入到城市中,从而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明显好于乡村。中国长期以来是通过乡村的剥夺来支持城市建设,所以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一直比较大,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政府加大了投入,乡村的电力、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才得到明显改善。但是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仅是增加投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投入的问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模式,要根据乡村居住分散,人口密度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乡村的废弃物,包括废水和垃圾的处理,就不能完全照搬城市的处理方式,需要根据乡村分散的特点,采取更有效的方式。

在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过程中,经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乡村产业发展,居民生活富裕,乡村生活才能正常进行,因此在20字方针中强调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但是乡村产业发展要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大目标,这首先意味着乡村的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农业的发展。当乡村仅仅被看作是农业生产空间的时候,乡村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特别是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农业。而这种产业发展的格局只能不断排挤农民,导致乡村生活的消失。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产业发展需要多样性,乡村的产业不仅仅有农业,还要有加工业和服务业,多样性的产业才可能提供乡村居民就业,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其次,乡村的产业发展要兼顾自我服务的功能。在城乡分工的逻辑下,乡村产业发展是城市导向的,而乡村自我服务的功能被忽视,不管是单一的农产品生产还是所谓的“六

次产业”^⑭，也都是为了与城市之间的交换，尽管在“六次产业”发展中强调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加工业更多是农副产品加工，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城市的乡村旅游，而满足乡村居民需求的产业往往被忽视。要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需要有满足乡村居民需求的加工业和服务业。

要使多样性和自我服务的产业能够在乡村发展，需要推动地方市场建设。地方市场对于维系传统乡村生活空间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乡村的生产功能越来越单一，地方市场也逐渐萎缩，许多地方市场或者已经取消，或者主要经营一些低端的工业产品。重建乡村的生活空间需要活跃的地方市场，通过地方市场的纽带，增强乡村社会自我服务的能力。

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⑮一书中指出，恰恰因为集中的居住造成了便捷的交流，从而城市成为知识的聚集地和创新的源泉。在他的分析中，城市推动了人类发展的动力，因此他鼓励人们回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这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而且也促进创新。然而技术的进步正在打破爱德华·格莱泽所说的城市优势，首先，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流不会受到距离和地域的影响，因此乡村生活不再是封闭和落伍的，在乡村同样可以有高速的信息交流，这为乡村发展多种产业提供了可能。其次，乡村生活也可以是环保和低碳的，特别是中国的乡村生活方式与美国的乡村生活不同，乡村分散的居住并不意味着一定是高耗能和破坏环境。爱德华·格莱泽对梭罗所代表的自然主义的批评，其实质是对美国式乡村生活的批评，也就是建立在私家汽车和郊区别墅基础上的乡村生活。美国式的郊区生活实质上是城市生活向郊区的延伸，与乡村生活仍然是隔绝的，他们只是在空间上移动到了郊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城市的，比如他们与郊区农民完全没有关系，日常生活仍然是远距离地驾车到大型超市购物。乡村振兴并非是城市生活平移到乡村，而是建立新的乡村生活，使乡村能够满足乡村居民的社会文化生活。

重建乡村生活空间不仅是乡村振兴所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乡村生活重建下的政策与实践

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同时避免两个方面的困境，第一是乡村贫困所导致的乡村衰落。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乡村贫困问题，由于人口增加、土地产出不足和缺少公共投入，以及不断增加的自然灾害，乡村陷入贫困，大量小农破产，乡村生活难以维持，进而出现大量农民离开乡村。第二种困境是在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农业排挤乡村人口，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乡村消亡。中国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乡村的反贫困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部分深度贫困地区之外，多数地区可以避免因为乡村贫困而导致的衰落。但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因为农业现代化而导致的乡村衰落可能性很高。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因为政府积极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更为迅速，从而出现乡村贫困与现代农业并存，对农民形成双重挤压。

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各地也涌现了许多新的农村发展实践，这些政策和实践应该放到重建乡村生活的目标下进行检视，哪些政策和实践推动了重建乡村生活，哪些可能会导致乡村资源的进一步流失。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政策都具有双重性，既可能促进乡村振兴，也可能导致乡村的衰落，关键在于实践层面如何操作。比如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土地三权分置，促进土地流转，既可能促进城乡的资源流动，实现城乡融合，也可能加剧土地的集中，迫使乡村人口外流，因此需要重视这类政策对乡村振兴的负面影响。

首先，以弱化乡村生活为手段的城市化政策，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城市化是城乡流动的结果，在理想状态下，城乡之间保持双向流动，从而形成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有助于实现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双赢，单向地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和资源流动会加剧乡村的衰落。但是现实中一些政策在强化城市功能，弱化乡村功能，从而迫使乡村人口的外流。比如乡村学校的撤并是迫使乡村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大量乡村学校被撤销，农村学生必须到城镇接受义务教育，甚至在一些县市，所有农村学校都被撤销，全部学生及陪伴学生的家长

都不得不进入城镇。学校撤并既有乡村生源减少和教师不安于乡村教书的客观原因,也有决策者为了减少财政支出和提高标准化教学质量的主观原因,但是乡村学校对于乡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是乡村的精神象征,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不能没有学校。

其次,乡村产业的过度资本化也会弱化乡村生活。乡村产业发展需要扩大投资,但是乡村需要的投资应该是能够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乡村居民生活的投资,不能因为资本进入而使乡村居民丧失生活空间。但是在实践层面,出现了许多资本排挤本地居民的现象,过度资本化使当地居民失去了生活空间。比如过度的乡村旅游开发将乡村变成了旅游景点,外来的商户在乡村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一些本地居民通过出租房屋或参与旅游增加了收入,但是本地居民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决策的权利,外来的投资人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主角。还有一些地区将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的土地整体流转给企业经营,企业大面积种植单一经济作物,本地居民在获得土地流转的费用以后,大量外出务工,出现只见产业不见村民的现象。企业的决策者往往是在乡村之外的,对于他们来说,乡村是个盈利的空间,而非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下乡很容易破坏乡村的生活。^⑩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要提倡多元化,防止垄断。当乡村被一家公司或一种产业完全垄断以后,很容易将乡村从生活的空间变成生产空间,企业的规则代替了乡村社会的规则,正常的生活无法维系。即使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单一的产业也会非常脆弱,因为单一产业往往是满足外部市场需求,而外部市场是经常处于变动中的,企业可以迁移、可以破产,但是乡村居民的生活却不能因为企业行为而破产。从生活空间的角度看,乡村需要多样化的产业以减少乡村生活的风险,维持乡村生活的正常运行。

第三,乡村振兴也需要对乡村进行重新布局,但是要防止人为地制造乡村。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城乡融合的乡村与传统的乡村是不同的,无论区位或人口构成,都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会体现为村庄规模的适度扩大和村庄间的联系加强,以及乡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但是现在一些地方的乡村规划在简单模仿城市,比如大

规模的村庄合并和农民上楼,以及一些地区不适当的异地搬迁。乡村生活的特点之一是生产与生活的融合,但是大规模的村庄合并和农民上楼既减少了乡村生活的吸引力,也造成了乡村居民生活与生产的割裂,其结果往往不是乡村的振兴,而是产生了一个低档次的城镇。在一些地方,异地搬迁政策被简单地嫁接到产业开发和城镇化政策中,搬迁以后的乡村缺乏活力,陷入进一步的衰退中。^⑪

- ①《谈实施、解深意、绘愿景——韩长赋详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3-07/8462202.shtml>。
- ②韩俊《“乡村振兴”为啥不叫“农村振兴”》, http://www.sohu.com/a/241654015_774978。
- ③Yansui Liu and Yuheng Li,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August, 2017.
- ④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整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 ⑤王晓毅《再造生存空间:乡村振兴与环境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⑥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12期。
- ⑦郑殿元等《生态移民安置区聚落空心化研究——以宁夏同心县菊花台村为例》,《宁夏工程技术》2019年3月。
- ⑧易文彬《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多重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7期。
- ⑨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⑩比如一些乡村发展现代农业,机器排挤了劳动,大量农民在土地流转以后无地可种,只能外出打工。
- ⑪张玉林《当代中国的贱农主义》,《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⑫吴学凡《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差别思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⑬比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构建了一个乡土社会的理想型。
- ⑭夏英《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路径和对策分析》,《农业经营管理》2018年11期。
- ⑮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 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资本、创意产业和乡村居民的结合。一些从事民宿开发和乡村旅游的公司也关注到如何促进乡村居民的参与,而不是仅仅将乡村居民作为劳动力。

作者简介: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毕素华〕